

为进“好单位”，400余人被骗8000万元——

揭开“毕业生就业特大系列诈骗案”内幕

“去年11月，我花了16.8万元，想进入湖南一家卷烟厂工作，但快一年过去了，连面试也没给我安排！”日前，2023届毕业的湖北籍大学生李贺讲述，为了这份工作，他不惜背上了巨额债务，贷款了16万元。他还因担心错失机会，一直没去找其他工作，从应届生被拖成了往届生。

而天津的罗佳(化名)则在交了32.5万元后，获得了当地一家事业单位“入职通知”，只不过是伪造的。

令人震惊的是，今年甘肃兰州市公安

局侦破发现了至少有400余名毕业生有类似遭遇。

兰州市公安局近日对外公布，成功破获一起虚构、冒充央企国企及党政事业单位对应往届大学毕业生实施就业诈骗的特大系列诈骗案(以下简称“毕业生就业特大系列诈骗案”)。

“毕业生就业特大系列诈骗案”专案组成员、兰州市公安局民警西固分局三级警长马岩俊表示，该案涉案金额高达8000余万元，主要盯上高学历毕业生。

一次报案牵出特大系列诈骗案

“(山东)烟草总公司120万元包进，年薪50万元左右，还不算各种福利。”近日来，笔者以求职者身份暗访了数位“推荐就业”的人，他们均发来各大知名企业事业单位的“资源”，甚至有人声称，钱到位的话，还可以根据学历背景定制岗位。

笔者从上述“推荐就业”公司处了解到，进机关事业单位(无编制)，他们的收费多为10万~20万元，有事业编的价格在30万元以上，还有“稀缺空降岗位”60万~200万元。

声称拥有众多山东省就业资源的黄鹏(化名)说：“事业编需要考试，我们会缩减题目的范围，你去好好学，只要分数别太低，面试就全由我们安排好，铁定进，进不去我们全额退款。”

“我们还有烟草总公司这样‘空降’的好工作，120万元包进，年薪能拿到40万~50万元。先交10万元，再把你所有资料给我们送去政审，没问题的话就可以安排体检进行后面的流程。”黄鹏甚至宣称，还有公务员岗位，200万元一个，但得等。

真能靠“买工作”走一条捷径吗？

马岩俊说：“今年6月初，我们西固分局新安路派出所接到一起受害人母亲的报案，她说自己通过熟人介绍，交了24万元，给孩子安排一份国企的工作，但等了3年左右一直没着落。”但当民警找来这位受害人具体询问时，发现和他一起参与“入职培训”的毕业生众多。

马岩俊和同事们意识到案件重大。“当我们查到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的银行账户交易流水异常后，马上给局领导汇报，局领导立刻安排

成立专案组立案侦查。”

上面这位母亲没有料到，她仅仅出于想求助警方帮助孩子退款的一次报案，竟在随后几个月牵出一个震惊全国的特大系列诈骗案。

在“毕业生就业特大系列诈骗案”中，犯罪团伙也是以能够介绍受害者进入央企、国企、党政等事业单位工作为幌子，进行大肆敛财。“烟草类工作的诱惑对受害者最大，但实际上一个也没安排进去。此外，驻甘肃的国企、央企及当地党政事业单位的工作机会，也被他们拿来作为诱饵进行诈骗。”马岩俊说。

“仅‘中间人’这一环节就涉及了上百人，而整个犯罪团伙，我们目前掌握的人员合计已达150至180人。”马岩俊透露，“毕业生就业特大系列诈骗案”的400余受害者，均为学历较高的应往届毕业生，最低学历为本科，还有不少研究生、留学生。他们中，最少的被骗了5万元，最多的被骗了60万元。”

中间人“杀熟”

在从警路上走过27年的马岩俊，参与过众多要案，办案经验十分丰富。但当他讲述起“毕业生就业特大系列诈骗案”时，依然感到震惊。“2000年以前，托熟人找工作情况较为普遍，但没想到，至今仍然有很多家长还是抱着这样的传统观念，而这恰为犯罪团伙提供了可乘之机。”

据马岩俊介绍，“毕业生就业特大系列诈骗案”依靠口口相传进行扩散，主犯嫌疑人非常善于发展下线，向身边的亲戚、朋友宣传自己有能力解决一些央企、国企的工作。被误导、诱惑的亲友们又会继续发展下线。

马岩俊表示，在警方能

够界定的“中间人”中，少的拉了个位数的受害者，多的拉了二三十个受害者，最多的一个人拉了200多名受害者。马岩俊对此十分感慨，市场上有关招聘的纠纷和诈骗并不少见，“但覆盖体检、面试、培训、笔试等全招聘链条的诈骗，我们都是第一次遇到。犯罪团伙的伪装手段高超，我们在调查过程中费尽周折才将主要犯罪嫌疑人、制假章者以及涉案严重的中间人等一一摸清。”

据了解，“毕业生就业特大系列诈骗案”的犯罪团伙内部分工明确，有的人负责制假章，有的人负责制作网上招录审核通过的假图片，还有的人负责发布假新闻。为了增强可信度，他们甚至找到了一个兰州市的培训学校作为“掩护”，组织受害人进行面试和笔试。

在培训学校里，犯罪团伙精心策划了一场场“考试”。他们不仅准备了试卷，还找来“培训老师”授课。为了让受害人更加深信不疑，骗子们还特意找来了“托儿”。

“他们(托儿)和受害人一同参加培训考试，这样一来，受害者们看到培训人数众多，便信以为真，掉入了陷阱。”马岩俊说，犯罪团伙还有人专门冒充知名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或工作人员。

“他(托儿)会穿好西装，佩戴着证件等，看起来十分正规。提前进入一家企业，等受害者抵达门口后，装作从单位走出来，然后拿着假的文件和资料，给受害人答疑解惑，甚至进行所谓的‘面试’。”马岩俊表示，犯罪团伙制造的假象颇具迷惑性，被害人难以识破。

从应届生被拖成往届生

“部分受害人其实已经考上研究生了，但为了不耽



误这份‘好工作’，没去读。有的受害人明明已有稳定的工作，却在犯罪团伙的游说下，冲动辞职，参加到虚构的人职流程中……”马岩俊痛心地说，这些被耽误的求职者，错过了较好的就业时机。“他们从应届生被拖成了往届生，就业压力倍增。”

前文提到的湖北籍大学生李贺也是如此。按照合同上的“推荐期限”，李贺本该在2024年1月1日前入职，但至今遥遥无期，“要是一开始跟我说等半年或一年，我肯定不交钱。但他们就是10天、半个月这样不断找理由给我往后推面试的时间。”李贺表示：“我现在都不想回忆这件事，金钱是所有损失当中最其次的，我把所有精力都耗费在催促、等待以及和这家公司的周旋上，每天在担心和惶恐中度过，这对我的创伤非常大。”

而令马岩俊印象深刻的几位受害者，在遭遇求职诈骗后也不敢轻易尝试其他工作机会，“他们陷入了焦虑与煎熬的情绪，还有一位受害者都抑郁了”。

“根据我们的调查，受害人数量应该在400人以上，但有人至今仍在沉默，迟迟未来报案。”马岩俊的语气中充满了忧虑。

马岩俊和同组办案民警分析认为，这些沉默的受害者，有人或许拿回了部分或全部损失，但这并非犯罪团伙的“良心发现”，而是“中间人”试图逃避法律追责的妥

协退款。更令人不安的是，专案组成员在侦查中发现，一些中间人还专门欺骗受害者不要报案，声称报案会导致退款无望。“有极少数受害者，至今仍沉浸在犯罪团伙编织的谎言中，坚信他们能够为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安排一份理想的工作，痴痴等待犯罪团伙出来后继续‘履行承诺’。”

李贺将自己的经历分享到短视频平台，引发了广泛关注。“很多人把他们正在洽谈的截图、合同发给我，询问是不是真的，我给的第一回复就是‘别信’；还有人给我说，已经交钱了，我就马上建议他‘快退’。”

马岩俊表示，即便“毕业生就业特大系列诈骗案”犯罪团伙具备全链条造假，但其实细看还是会有漏洞。“比如，犯罪团伙常常会颠倒招聘流程，以体检为第一步，诱使求职者上当受骗。他们还会谎称通过内部关系操作招聘事宜，要求受害者保密，学员间不能互留联系方式……这些谎言很容易被拆穿。哪怕求职者向相关单位的人事部门咨询，就能快速确认真伪。”

“还在找工作的毕业生，千万别被所谓的‘捷径’迷惑。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加大对类似诈骗犯罪的打击力度，让不法分子无处遁形。”罗佳表示。

杜蔚

教育部：

发文促就业 实行“红黄牌”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攀升，他们的就业更是备受社会关注。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要求加强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优化。各地各高校要结合本区域发展实际，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主动布局新兴学科专业，扩大急需紧缺学科专业布点，提高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对高质量发展的响应度，更好促进供需适配。对就业质量不高的专业实行红黄牌提示制度，及时调整或更新升级已经不适应社会需要的学科专业。

对于《通知》中提到的“对就业质量不高的专业实行红黄牌提示制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介绍，目前一些对就业评价的第三方机构，把专业的就业情况评价为红牌专业、黄牌专业，供学生、学校参考。

据媒体报道，目前已有一些省份设有专业预警机制：对毕业去向落实率连续三年低于50%的专业实行红牌提示；以专业设置率、生师比、就业率、一志愿录取率和师资队伍水平作为衡量指标，高校专业若“踩中”其中任意两项，则被列为预警专业，作为校方调整专业的参考。

有数据显示，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已超过500万，大数据人才缺口将高达230万人，新能源汽车人才缺口达100余万人，低空经济催生的“飞手”(即无人机操控员)人才缺口达到100万人。

更重要的是，当下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的需求急剧上升。

辛华